

王桂芝 李庆皋 著



流皇妃

南海出版公司

风流皇妃

王桂芝 李庆皋 著

琼新登字 01 号

风流皇妃(上、下册)

作 者 王桂芝 李庆泉

责任编辑 宋亦工

装帧设计 杨 林

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山东东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21.125印张 416千字
1992年11月第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7500册

ISBN7—80570—721—9/I·224

定价:14.50 元

目 录

第 一 章	美妞风流	横遭劫难.....	1
第 二 章	郎君痴情	初封淑嫔	20
第 三 章	略施艳技	宠冠三宫	47
第 四 章	绝妙春图	进封德妃	75
第 五 章	阴谋国本	宝盒密约.....	106
第 六 章	谏争储位	皇上放赖.....	136
第 七 章	明争暗斗	辅臣云散.....	171
第 八 章	帝妃密誓	蒙面暗杀.....	201
第 九 章	皇妃新谋	剪除羽翼.....	235
第 十 章	皇后中毒	后宫大火.....	270
第 十 一 章	盟誓被蛀	终于册立.....	299
第 十 二 章	妖书又起	鬼节行刺.....	323
第 十 三 章	郑七易容	挺击太子.....	360
第 十 四 章	追究凶手	折腰求情.....	396
第 十 五 章	劫杀法场	仇家寻仇.....	426
第 十 六 章	国泰不泰	灵棚不宁.....	452

第十七章	皇妃施威	太子寻欢.....	474
第十八章	心如蝎蛇	福王遭劫.....	498
第十九章	京都大旱	天子驾崩.....	529
第二十章	寻踪福王	力谏移宫.....	554
第二十一章	再送艳女	威逼册封.....	578
第二十二章	红丸丧命	冷宫苟活.....	604
后	记.....		638

第十二章

妖书又起 鬼节行刺

冬初，长城内外草木凋零。塞北寒风，跃过城墙，吹进郑家庄。

郑府漆黑的大门外那两棵松树，还是当年郑美妞被抢进皇宫时，皇帝派人给栽种的，如今已有两围粗，巍然挺拔，郁郁苍苍。

郑府大门紧闭，院内有往来巡逻的护院镖头，有种压抑紧张的气氛。

大厅里，争论得正激烈。

一个苍老低沉的声音，把众人的争吵镇下去后，才清了清嗓子，道：“沉住气嘛！不要像猴屁股着火似的惊慌失措。”他抬眼瞪了郑承恩一眼，“老二！你出入后宫方便，在娘娘面前，更要沉着，不要让娘娘做出傻事来。再忍耐数日，‘厌胜术’就会大功告成。明白吗？”

“什么大功告成？大功告吹吧！”

“混帐！你懂什么？吃喝嫖赌，整日花天酒地！你要是明白如果告吹，我们郑家将无葬身之地，早该帮娘娘除掉皇长子。”

被骂作“混帐”的是郑国泰，皇贵妃的亲哥哥，现在

官做到了锦衣卫指挥使，在京城带着一伙锦衣卫校尉，穿着便衣，专门探听别人隐私及不满朝廷的言行，心狠手毒，百姓听了他的名字，如同闻虎变色。

骂他的人，是他的爹郑承宪。

郑承宪坐在椅子上，已不是当年周旋于西域商人中的风云人物，如今年老体衰，喜欢清静，寻觅晚年安度。

郑国泰哪能接受这种委屈，站了起来。

郑承恩手疾眼快，一把拽住国泰，喝道：“不可放肆！坐下！”他又扭头对郑承宪道，“大哥，那位仙道有把握吗？我对佛道魔法，略知一二，多是骗人把戏。没有真本事，想不动用刀枪剑戟就把对方杀了，我不相信。我把这位仙道请来，也是出于无奈，想让他安慰安慰娘娘，假如一旦成功，那是神灵助我。不过，大哥，我们不能光指望‘厌胜术’。皇长子已经被册立太子，他在太子宝座上多呆一天，三殿下就多难受一天。娘娘不能安宁，咱们郑家也安寝不得。太子最痛恨郑家，一旦登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
对于佛道，郑承宪虽然供奉，与和尚道士多有往还，但并不真心相信。佛道魔法威力，他听说过，却一次也没有亲眼见过。但他准备再等几天，如果不灵再想办法。二弟和儿子早就沉不住气了，举行大典的当天夜里，他俩就想派人动手谋刺皇长子。幸亏郑承宪拿出家法家规，才使他两个罢手。

又过去十天，距离四十九天还有二十多天，叔侄俩又忍耐不住，同郑承宪吵成一团。

“二弟，说说你的主意。国泰，没让你讲话，坐下听着。”郑承宪严厉地瞪了儿子一眼道。

“要想挽救郑家几十口人的命，只有废掉太子，或者把他除掉。以我之见，除掉他，对咱们最有利。他呜呼哀哉，那些昏官就成了无头苍蝇，再也不敢跟娘娘为敌，大明江山就是三殿下下的了。”

郑国泰年轻气盛，郑承恩几句话，激得他热血沸腾，脸色紫红，神情亢奋，吼道：“二叔，让我的人去宰他！刀剑有红才解老子心头之恨！太子宝座理应是三殿下下的，朱常洛算老几！哼！二叔，这首辅是你的。次辅嘛，二叔，你看小侄合适不合适？”

“混帐东西，又在胡说八道！我们是皇亲国戚，做得辅臣吗？大明历朝，有一个皇亲国戚被封为辅臣吗？异想天开。”

郑承宪又火了。即使皇帝真的破例，下谕旨让儿子入阁，作为老子他也不准儿子出任辅臣。在他心目中，辅臣必须德高望重，城府莫测，韬略无涯，而自己的儿子是什么东西？充其量不过是个嫖赌无度的公子哥儿而已。

“哈哈！大哥，你呀真是。你说说，哪个朝代没有皇亲国戚当宰相、当大将军的？汉代没有？唐代没有？还是宋代没有？大明怎么啦？从我开始，就要做宰相，当大将军。大明江山社稷从此要有一半是郑家的。国泰是个有出息的孩子，是我们郑家的希望。大哥，我心里有数，你不用管。国泰，把你的打算拿出来，我和你爹给你参谋参谋。”

郑国泰哪里有什么打算，不过是话赶话，放放大炮而已。这么一问，把他给问得慌了手脚，但也不能在父亲和二叔面前变成软蛋一个，随口道：“二叔，这事好办。你相信我，就别管我怎么干了。反正到时候，把朱常洛的脑袋

袋拿回来，给你不就结了。”

“混蛋！是玩的吗？拿他脑袋回来干啥？造孽呀？”

郑承宪骂不绝口，想阻止，儿子不听，二弟支持，怎么阻止得了啊！心里焦急。

“大哥，别生气。国泰傻啦？把太子的人头拿回来，他是说说罢了。好吧，你小子要干得干净点，找准机会。需要帮助，事先告诉二叔一声。”

“二叔，张君不是在你府上吗？”

郑国泰说出了大话，想了想，有些后悔。自己那把人去杀太子谈何容易？他忽然想起张君是娘娘过去的情人，准能帮助娘娘干这事。论武功，那是没的说，大内侍卫哪个也不是他的对手。他为自己能想出这步棋，而沾沾自喜。

“他在我那住了一段时间，后来不告而别，谁知道他到哪儿去了。这个人行踪诡谲，不会帮咱们的。”他想起那年让他去都察院大牢杀郑七，结果他和郑七都没了踪影。当时郑承恩好一顿着急上火，担心他们被人家抓住。后来都察院和刑部派人到处捉拿郑七没捉到，他才把心放下。“算了吧，没地方去找他。”

“唉！那是一把好手。”

郑承宪想起当初收笼他的时候，没下真功夫，没有笼络住，非常后悔。他不知道张君和自己女儿美妞还有那么一段恋情。

“我就不信找不到他。二叔，你看我的，非让他帮咱们。”

郑国泰对张君很有把握，是吹大话还是真有信心，郑承恩也拿不准。

皇长子朱常洛立为太子的同时，皇帝册封皇三子朱常洵为福王，并答应福王暂不赴所封藩地，仍然留在皇帝身边。对于福王即将举行婚礼和新建宅邸的费用，赏赐都超出常制的十倍。另外，还封赐皇贵妃及其家族，以示安慰。

然而，这些都没有使皇贵妃精神上获得丝毫安慰。每次皇帝来到翊坤宫，她都要先哭一阵，经过皇帝百般抚慰劝导，才能多云转晴。

“皇上，你听没听说太子近来身体不适呀？李选侍日夜陪伴，都快累死了。当初就该封她为太子妃。”皇贵妃漫不经心地说着，眼睛却紧紧盯着皇上的脸，观察着皇帝情绪变化。

皇帝懒于听有关皇太子的事，半晌没有回答。

“阿香回来说，太子病得不轻哩。”

“是吗？找个御医看看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。可惜瑶珠了，一个好端端的美人儿。唉！”皇帝一想起李瑶珠，就生出无限深情来。

“可惜有什么用？不过是个选侍罢了。”皇贵妃说着气话，不满意皇帝当时不封李选侍为太子妃，反而封了郭氏。

“爱妃，别提这事儿了。这是太后的意思，有什么办法？瑶珠如果能最先生个皇孙，情况就不同了。”

按照规定，将来太子登极为皇帝，太子妃自然就是皇后，而选侍则被封为嫔妃，所以皇贵妃一心想把瑶珠封为太子妃。

“生孩子这种事，谁能说得准？就看瑶珠的命啦。”皇贵妃想起自己，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。

皇帝希望皇贵妃高兴起来，安慰道：“怎么说不准？这

种事，你们女人最明白不过了。”

皇贵妃笑了，嗔怪道：“皇上，又来笑话臣妾了。让谁生孩子，不让谁生孩子，不是男人的事吗？如果没有男人，女人有什么办法？”

“哈哈！”两人都笑了。这恐怕是册立太子大典之后，第一次开心大笑，两个人的眼泪都笑了出来。

“万岁爷！辅臣朱赓求见。”孙海进来禀报道。

皇帝不悦道：“谁让他进来的？告诉他，朕没有工夫。”

“万岁爷！他从一大早就跪在宫外等候见驾。奴才催他回去，已经多次，他就是不走。说看不见万岁爷，他就永远在这里跪着。”

“皇长子已封为太子，他们还有什么事激聒渎扰朕？你没问问吗？”

“他说还是为太子册立之事，说涉及他了，所以不能不面奏万岁爷。”

“岂有此理！太子册立，与他有何关系？让他进来说个明白。”

皇贵妃急于想知道册立太子又出了什么事，问道：“朱赓，你跪着为啥不说话，你不是说有事要禀奏吗？”

朱赓道：“皇上！臣已老迈，实在不中用。臣想禀奏完此事，就告老归里，颐养天年。”朱赓见皇帝和皇贵妃不再插言，静静地听自己禀奏，便清了清嗓子，禀道：“今晨，老臣在寓所门外，拾得一书，名曰《续忧危竑议》。全书共三百余言，采用问答形式，作者项应祥提问，而郑福成作答。其中有言曰：‘帝立东宫，实出一时无奈，将来必有变

更。’……”朱赧不敢把书中内容全说出，担心皇帝怒己，便从怀中把那本书掏出，双手呈上道：“黑字白纸，请皇上、娘娘过目，自会辨明是非真伪。”

全书主要写三件事：其一，说太子虽已册立，但那是皇帝被朝臣和舆论逼得没有办法，才勉强做出的，过不了多久，必然要把太子废掉。其二，说皇帝让朱赧入阁为辅臣，“赧”与“更”字同音，则暗示他日必有“靖难”夺位之争，更换太子之意明然。其三，说朱赧重用的大臣有九人，加上皇贵妃共十人，而周朝有“十乱”，说明朱赧必然要给大明王朝带来祸乱。

皇帝览毕，勃然大怒，立即命令锦衣卫和东厂，捕捉撰写者项应祥和刊刻者史乔甲以及郑福成。

皇贵妃还算冷静，阅后问道：“朱赧，你可知道这三个人的底细吗？”

“项应祥当指吏部给事中项应祥了。乔应甲当为四川道监察御史乔应甲。这本书如果是奸人造的谤书，哪有在书上写出自己真实姓名的。以臣之见，是造谤书者的伪托。至于郑福成这个名字，是伪托之名，更为明显。在外廷有些同僚经过揣测，一致认为，‘郑’字是指郑娘娘，‘福’字是指福王，‘成’字是当承大统的意思。”

“你说得有理。不过项应祥和乔应甲也要抓来审问。如果查无实据，再宽释不迟。朕拿出五千两赏银捉拿谤书者。孙海快去宣朕的谕旨。”

皇贵妃见皇帝对妖书恼恨有加，便默默不语，想着心事。自己一直不肯认输，千方百计要更易太子，这件事进行得极端秘密，外廷大臣怎么会知道？如要抓住造书者，定

要问个清楚。

春香院在京都妓院中，牌子响亮，名妓也不少。其嫖价，非王公贵族弟子，别人是不敢问津的。

郑国泰在这里有个包房，最漂亮的阿娟，是专门侍候他的姑娘。

阿娟是江南秀女，三岁那年就被人贩子拐到京都，卖给了春香院，一晃儿，十五年过去，现在长成一个丰满标致诱人的大姑娘，依然不知自己姓甚名谁。在这花间柳巷里，她结识了郑国泰，从十三岁便被他包下。阿娟也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了。

昨夜，他突然回来，阿娟喜出望外，为他备了好酒好菜，想陪他喝几杯。不料把菜端上来，他却睡得像死猪一般。此刻太阳已经西斜，他仍然没有醒来的意思。

阿娟坐在郑国泰的身边，瞧着他的面孔，俊巧的鼻子和微微张开的嘴。这是一张美男子的面孔。她爱这张面孔，又恨这张面孔。郑家兄妹俩，一个是当今皇贵妃，一个是无所事事的浪荡公子。想到这儿，她有点伤心，鼻子一酸，滴下两滴泪水。

这时门被推开，探头探脑，悄悄进来的是郑国泰的保镖黄鲤。他是郑府老保镖黄九的小儿子，跟他父亲学过三招两式，又有一身蛮劲儿，颇得郑国泰的信任。

人以群分，物以类聚。这黄鲤对嫖赌也非一般之徒可比。他紧挨阿娟身边坐下，撇了一眼睡得正香的郑国泰，笑嘻嘻地伸手去摸阿娟脸蛋。

阿娟啪地打了他手一下，站起身，笑道：“你老实点。

郑少爷马上就要醒来，小心他打断你的腿！”

“哟！我的腿早就累断了。阿娟，你没去过长白山，那里的树林子，密得很，根本没人进去过。唉！整整爬了一个多月。”黄鲤诉着苦，一边又走近阿娟身边。

阿娟赶忙躲开，问道：“你去那里干吗？自找苦吃。”

“别提了。找什么皇贵妃娘娘的旧相好，叫张君的，听说他的功夫非常了得。没找到他，却把郑家的老七请回来了。这小子在长白山上，得到名师指教，才三年多的时间，好家伙！咱黄鲤甘拜下风，咱家老爷，我敢说也打不过他。”

“郑七不是御厨吗？专门给王皇后做饭，前几年失踪了，大家都说他已经死了呀！”

郑七没有来过春香院，阿娟不认识他，但是，郑国泰经常念叨他，在郑七失踪那段日子，确实还悲伤了几夭。阿娟奇怪郑七还活着。

“嘿嘿嘿！这你就不懂啦。过来，别怕，少爷不会醒的。”黄鲤又嬉皮笑脸地道。

“我醒着哪，臭婊子！我不在的时候，你接过多少男人？”郑国泰忽然怒道。

黄鲤调戏阿娟，他不斥责，反倒对阿娟发火谩骂。黄鲤有点不好意思，讪讪地说：“少爷，您醒啦？郑七让我来问问有没有事，他想回家看看老娘。”

“那怎么行。跟他说，朝廷还在通缉他，不能随便乱走动。今晚让郑七搬到这里住。”

“郑七住在那里很安全。况且他不嫖……”

“哼！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少爷，阿娟不是你的……不是少奶奶吗？让给郑七？”

这……”

“知道是少奶奶，还敢动手动脚！”

“少爷恕罪。”黄鲤觉得郑七这小子艳福不浅，一回到京都就得到这么个美人儿，有些羡慕和嫉妒。少爷决定的事，他没办法更改，看一眼阿娟，见她正在垂头抽泣。黄鲤希望阿娟反对，他便可以从旁再劝劝，兴许能挽回。

“碰见咱的人了吗？有什么事？”

“咱的人”是指他手下那些专门收集各种情报的锦衣卫。自己离开京都一个多月，他想知道他们都干了些什么。

“少爷，京都出了大事，到处流传说郑娘娘要废掉太子，还有一本书，名字叫《续忧危竑议》，都在上面写着哪。皇上认为是奸人造的谤书，攻击诬蔑郑娘娘，下了圣旨，追查造谤书的奸人。皇上还出五千两银子的赏格。赏赐可不少啊！咱的人都分散到京城各地，追查那奸人去了，很卖力气。”

“是吗？”郑国泰对五千两银子悬赏不十分热心，觉得这是一个报仇的好机会。略一沉思，他就想到那个顺天府的生员嫩生光。

嫩生光为人狡诈，行为不轨，颇有点歪才。他曾给一个富商写了一本诗集，刊刻上富商的大名，满足了富商沽名钓誉的愿望。但富商万万没料到嫩生光蓄意敲诈，在诗集里纂入了“郑主乘黄屋”一句。“郑主”自然指皇贵妃郑氏。这句诗，对于富商来说，是攻击诽谤郑娘娘有夺位之意；对于郑国泰来说，是揭发郑娘娘有夺位野心，闹扬出去，郑娘娘性命难保，郑姓一家也难免于难。

嫩生光拿着刻好的诗集，狠狠地敲诈富商一笔巨额财

富，而郑国泰担心惹更大的麻烦，情愿出钱，堵住嗽生光的嘴，保证不去告密。

至今想起来，郑国泰还在恨这个无赖。

“黄鲤！你快去报告东厂提督太监，就说‘妖书’出自嗽生光之手，快派锦衣卫把他抓起来。”

“少爷有眼力，这小子阴险毒辣，胆子真大，当年竟敢敲诈少爷的钱，这回活该他倒霉。”黄鲤还想多奉承几句，以便取得郑大少爷的高兴。

“快去！少废话。”

“少爷，还有件事要禀报。”

黄鲤突然把话停住，想卖个关子，引起郑国泰的关注。但效果恰恰相反，今天郑国泰烦透了，看着阿娟哭得伤心，有些后悔，随便找一个姑娘给郑七应付一下算了。可是转念一想，郑七毕竟是自己的亲戚，让他当刺客，去杀皇太子朱常洛，十有八九是不能活着回来，自己连个漂亮女人都舍不得让他享受享受吗？

黄鲤见少爷不吭气，很觉没趣，便道：“咱的人探听到张君那小子，在‘母大虫’那里，有人说他跟‘母大虫’结了婚。最近京都郊区大路上，发生过几起抢劫皇家财宝事件，就是他和‘母大虫’干的。”

“报告给皇上啦？”

“皇上已经知道。皇上发了怒，要把在高丽跟倭寇打仗的军队撤回来，派兵部尚书洪明带兵去围剿。”

郑国泰知道洪明带兵有方，曾平定过西北哮拜叛乱，在高丽也屡建战功。派他去围剿“母大虫”，一定会活捉“母大虫”，那么张君也就很危险，应当找个人去报信，让张君

赶快离开“母大虫”。想到这里，他站起来厌恶地道：“知道了。你去做你自己的事，没有我的话，不要乱掺和。否则出了事，别指望我会帮你。”

皇贵妃对郑承恩又火了。

郑承恩是个脾气暴烈汉子，连他哥郑承宪都不放在眼里，可在侄女面前，总是和颜悦色，任她怎么怒斥发火，也不会顶嘴，简直像个乖孩子。

“让你们办点事就这么难，你说说，哪件事给我办成了？那个仙道的‘厌胜术’纯粹是骗人。不是因为他能说在七七四十九天把朱常洛诅咒死，当初我能答应册立他为太子吗？现在可好，人家有了太子宝座，福王就得离开京都赴藩地，将来人家当了皇上，还不知会怎样呢。”

皇贵妃年近四十，略微发胖，但风韵不减当年，依然令皇帝神魂颠倒。只是脾气长了许多，尤其册立太子以后，她动不动就发火，翊坤宫中的太监和宫女，被她赶走五名，杀了二名。新来的太监、宫女，都不敢正眼瞧她。

“娘娘息怒。臣有一计谋，请娘娘定夺。”

郑承恩小心翼翼地进言，还要看着皇贵妃的脸色，琢磨怎样开口才好。其实他心里的计谋早就想好，并与郑国泰讨论半天，连具体细节都考虑到了，但在皇贵妃面前，仍要以征询的语气，试探着说。

“有计谋不快点说！吞吞吐吐，越老越不爽快。你怕啥？说吧！”

郑承恩听见皇贵妃的嗔怪，知道火气已经消了，乐颠颠地把刺杀皇太子的计划说了一遍，最后满有把握道：“这